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

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興母婕妤好為昭儀閏

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

雨雪深三尺材木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

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
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今何以驗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
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
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
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

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
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音謂
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
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
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
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

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
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
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
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
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
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
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
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
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
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
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
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
水之災吳當正先之必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
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

息茂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
卦之意努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有還風盡
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
太陽為之疑也臣去朔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
月餘竟微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
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
陽王求入朝奏章又房為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
夫鄭宏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誑誤諸侯闕導以

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
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
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為六
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宏坐與房言免光祿
勲匡衡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
辰丞相韋元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
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

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
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
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
困辱漢使上書驕慢言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於是湯
與廷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
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
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
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
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
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
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
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嶺經
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
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

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
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
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
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
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
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
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

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塞翕侯之旗斬
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
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
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
其詩曰騶騶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
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
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為萬里之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
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為宜城侯湯為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
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
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勃舉湯為茂材
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勃舉非其人削戶二百
會勃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為張勃知人初宣

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

世以為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為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為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為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為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邳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